

你口袋里的钱输个精光，会气得你直跺脚。

乐平盛产西瓜、金瓜、菜瓜，警察不准在大街上吆喝叫卖，一齐赶到大寺上。一些说大不小的“萝卜头”——少教养的孩子，三五成群，连偷带抢：有的朝马家巷跑，有的朝后街跑，有的朝西街那条无名小巷跑，乡下人路不熟，一个也抓不到，气得流眼泪。

从前卖石灰，卖杠子炭（木炭的一种），卖柴，也集中在大寺上。除卖柴是买卖双方直接交易，以车或担论价而外，卖石灰、卖杠炭都有“过秤”的中间人。有个万年籍的女人，也不知是谁批准她有这个权利，称石灰前，她要随手拾两块石灰；称杠炭前，她要随手拿斤把杠炭。这个女人会说得很，什么“你们放心，我一手托两家……。”“打酒包烟，各凭老天……。”买卖双方都没带秤，只好让她“公断”了。一九三一年左右，她竟靠此在马家巷口，修起了一幢四合院大瓦房。儿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已成为一些暴发户麻将桌上的常客了。

人来人往的大寺上，热闹非凡，却只有一间脏得要命的公共厕所，里面没有灯，晚上拉屎拉尿的人，就在门口干。人家的死猫、死老鼠，也往里头丢，简直难以下脚。一些尿胀的乡下人还不得不捏住鼻子进去，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厕所外面，就是卖熟狗肉的摊子，一些爱好吃狗肉的人还吃得津津有味。

靠二衙附近，经常是要把戏的地方。有玩蛇的，有卖武的，也有耍杂技的。不过都不能给人们以美的享受，有的把小孩子折磨得目不忍睹；有的把小蛇从鼻孔穿进，从嘴巴中钻出来，令人作呕、害怕。围观的人很多，讨钱的时候跑走的也不少，他们就骂你祖宗八代。

一些偷鸡贼也夹在其中，向人们兜售不要本钱的鸡。间或还听到皖北风阳口音的妇女，拖腔拖调在喊：“挑牙虫哟！”听得来毛骨悚然。

要是外籍牧师到乐平来，他会随同乐平福音堂里那位基督教徒来布道。围着的人很多，实际上小孩子占大多数，他们是来看“洋鬼子”的，指手划脚，唧唧喳喳，反正洋鬼子听不懂乐平话，无伤大雅。

夕阳将下，黄昏来临，大寺上喧嚣声渐渐沉寂，另一批“角色”又开始登台了。说评书的开始了，小鼓冬冬声把商店里的大师傅引得三把两把锅盘碗盏洗刷好就坐到了书场。一本《济公传》要说上一年半载。

那些据说是“卖嘴不卖身”的歌女，跟着一个手捧胡琴的演奏者，伴随着“杀鸡”“杀鸭”的胡琴声纷纷出动，来往招摇。

一些烂娼，油头粉脸，戴着熏人的茉莉花，在书场角落里象幽灵般出没。

最偏僻的墙下，出现了好几处微弱的烛光，间或爆竹两三声，那是“请夜菩萨的”。一个在喊：“细狗伢，来家呀！”另一个在应：“来哩呀！”叫魂的越喊越远……。

春节前后，公开设赌场：掷骰子的，推牌九的，押宝的，翻三块牌的，应有尽有。赌场上六亲不认，赌输了就大打出手，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是家常便饭。

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前几天，大寺上又是一番景色，成了鬼的世界。靠墙挂满十殿阎罗王圣像，两旁站有六七米高的纸扎“地方”和差不多与人大小的“牛头”“马面”“邋遢相公”。吓得小孩子不敢到大寺上去。“盂兰胜会”要打醮，高台上一些道士在吹打弹唱，四周挨墙边烧纸钱、纸马、撒豆米、洒酒饭，说是赈济孤魂野鬼，保佑四季平安，闹得左邻右舍寝食难安。

俱往矣，这些乌七八糟的脏东西，随着旧社会一道扫进了垃圾堆。

如今汨阳路不断延伸，它越向前走，越是前程似锦。